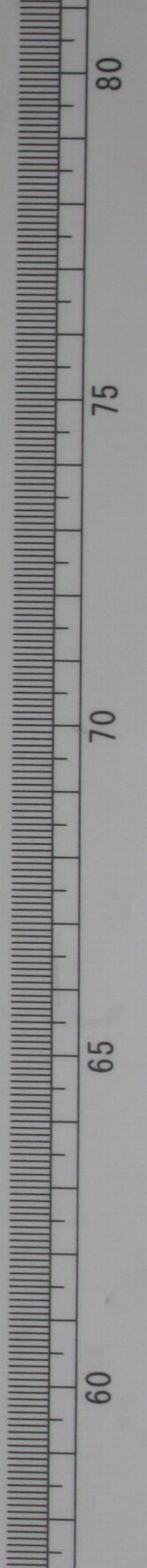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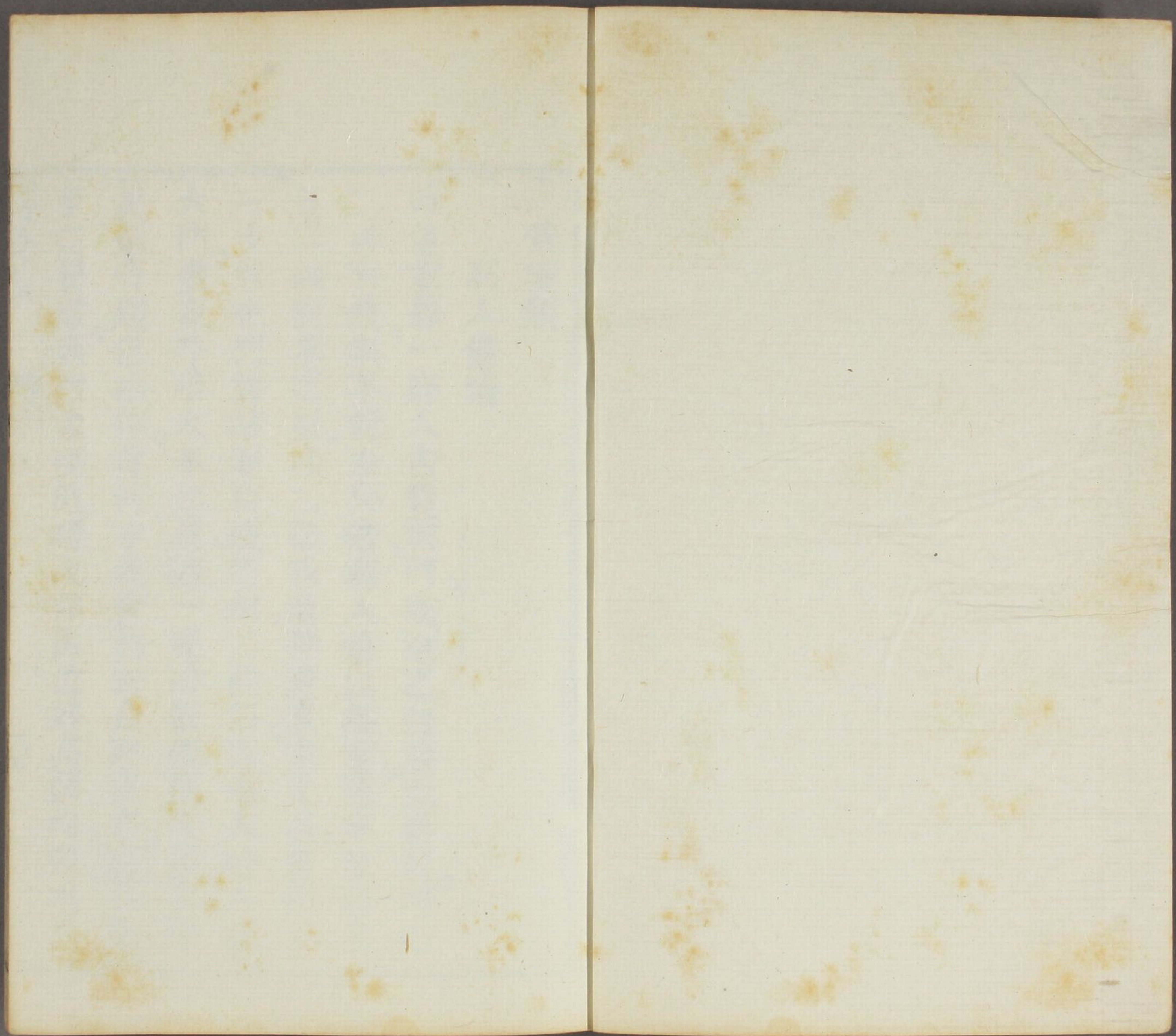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01
4





貧窶類

窮人借債

時值歲暮。一窮人告貸無門。或誑之曰。真武廟前。哼哈二帥有錢。何不前去央借。窮人信以為實。竟來至廟前。見二帥而求之曰。你二位戎妝華麗。氣象光昌。將到年三十。敎在門前站。要有錢。可知二帥曰。我兩人給人看大門。晝夜哼哈。大不如意。連一條冷飯。橙都沒錢買。那裏還有錢借給你。你何不與後面四金剛商之。窮人來至二層殿。與四金剛施禮。說你四位好高興。呵。彈唱的。

彈唱玩耍的玩耍想必年事已過去了。望四位稍分餘
資救我眉急。四金剛說你打量我們在此開心呢。一個
彈琵琶要小錢。一個打着傘各處借帳。他二人一個耍
蛇。一個把花胡哨。打把式斂錢。那有分文借你。你望後
邊張羅去罷。望後又走。看見彌勒佛。上前打躬說你老
人家。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心廣體胖。大肚無憂。不必說
年下事早清楚了。拜求蓮融一二。彌勒佛說你何苦我
我你看我。十冬臘月。光着頭。連帽子都買不起。披着一
件單衫。胸露懷連。一個寒肚也無處借。你還說我笑。

呢。我是凍的。毗之牙打勁兒呢。快往別處去罷。窮人又
走至後殿。見兩旁一邊是馬王。一邊是玄壇。來至玄壇
面前。說黑老官。你老人家大年下的。騎着虎玩耍。想必
帳已還清。求你資助資助。玄壇說我乃騎虎之勢。正在
這裏爲難。那有錢資助你。窮人說你老人家把老虎借
我騎幾天。嚇一嚇帳主也好。玄壇說我難了這虎。寸步
難行。你別攬我。快到別處去罷。窮人又來到馬王面前。
求之曰。你老人家三隻眼。認得人必多。總管天下馬號。
出息必大。何不借錢我用。馬王說你。那知如今馬號並

不養馬額設馬乾銀兩。尅扣入已。我有什麼出息。若論我三隻眼。買起眼鏡來。比你們多用一半價錢呢。不要饒舌。快給我走開。窮人又來至大殿。見真武大帝叩首。曰。你老人家金身整肅。赫濯聲威。爲一廟之主。求大發慈悲。賞借一用。真武曰。你疑我有錢麼。你看我披散頭髮。連打辮子的錢都沒有。在這裏手執寶劍。專等帳主拚命。焉有錢借與你。你與我兩個跟班的。通融去罷。窮人來蛇帥前拜而求之。蛇帥曰。你看得我這一身花。指兒不過是一層遮羞皮。天天到處出溜。我鑽的窟窿。

我知道。現在冬寒時冷。我還光洞洞呢。窮人又求其轉央龜帥。蛇帥說。更不必去。那烏龜欠帳更多。連點閑事都不管。縮着脖子在那裏躲帳。白白饒舌。更不必去借。

兩人同嫖。

有一販磁器客人在院中嫖。流連忘返。把一船磁器全花在院中。甚至流落娼家。暫住草房。又一販騾子陝客亦在此處來嫖。把幾十匹騾子也花在此處。竟至不能還家。鴉兒見其財盡。欲逐之。老陝大怒。說咱的幾十匹騾子都幹進去了。你要攆咱。二人吵鬧不休。磁器客一

門此言出草房大聲呼曰。老陝大哥你把幾十四騾子
斡了進去。千萬別碾碎了。我那一船磁器家伙。

偷兒賣杏

男女行房夫嫌妻物太大。欲將兩卵塞入以實之。納左
則右出。納右則左出。正在兼塞並納之際。適有兩賊挖
洞鑽入。聽床土有人說話。問兩箇都進來沒台。答曰兩
箇都進來了。兩賊知人已覺。一個先爬出洞外。一個又
聽床上說一個又出去了一個還在裏頭。兩賊大驚。連
忙逃走。相謂曰。此家莫非是神仙。不然何以知我們暗

中行藏。次日兩賊扮作賣杏兒。來此家訪查。夫妻正在
門前。婦人把賣杏兒的叫到跟前。把杏兒抓起兩個。問
夫曰。這兩箇像昨夜那兩個不像。二人一聞此言。說着
心病。不顧杏兒。飛奔而逃。

脫褲

男子專好嫖賭。婦人少喫無穿。到冬天婦人單褲單衫。
男人輸了。將婦人單衫拏了去賭。婦人赤身露體。被隣
居老太太看見。說大妹。因何單寒至此。婦人說不好
提起。只剩這一件布衫。又被那天殺的扒了賭去了。老

言金 卷下 三四
太太說你這條褲子。千萬不可脫給他。露出下體。甚不好看。婦人說你老人家自管放心。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脫。到了晚間。男人回家。垂頭嘆氣。果然把布衫輸了。到晚上床。假意要與婦人雲雨。婦人說你窮的如此。有何高興。男人一定不肯。婦人無奈。只得脫了褲子。男人並不行房。擎起褲子。就跑。婦人赤身氣的。大哭。隣居老太太。又過來相勸。見婦人褲子也沒了。問他爲何而哭。婦人說。褲子又被男人擎了去了。老太太說。我屬附過你。你就不該脫給他。婦人說。我原是不肯脫給他。真個的。

老太太。我爲甚麼脫給他。

船家交運

人若交了好運。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有一舟子。捕魚爲業。半生落魄。忽然交了好運。一日獨坐船頭。思欲飲酒。忽見中流有鴨子一隻。負酒一壺而至。舟子連忙將鴨酒。攜上船來。果是一壺清香美酒。自斟自飲。頗覺高興。然有酒無肴。殊覺無味。正思想間。細看那鴨子。竟是一隻燒鴨。頗可下酒。撕而食之。肥甘適口。遂將鴨子用畢。忽又想起。明日有要債應償。非二兩不可。復又躊躇。再

細看那鴨子。兩隻眼睛。乃是兩顆滴珠。挖下來。正符還債之數。

千金子

千金子。驕人曰。我富有千金。你何不奉承我。貧者曰。你有千金。與我何干。我何必奉承你。富者曰。我分一半與你。你該奉承我了。貧者曰。你只千金。你留五百。給我五百。我與你是一樣。又何奉承之有。富者曰。我悉數盡送於你。你難到還不奉承我嗎。貧者曰。你失千金。而我得之。你又當奉承我。我更不必奉承你。

十萬富

十萬富。謂貧人曰。我富有十萬。你知之否。貧人曰。我也。有十萬。何足爲奇。富者曰。汝之十萬。在於何處。貧者曰。你平素有了不肯用。我要用。沒得用。還不是是一樣。

紙糊褲子

京城人好嫖。土娼流連。忘返。竟至資財蕩盡。衣食不周。甚至流落娼家。幫閑度日。老鴇念其在院中。揮霍多金。不忍驅逐。又因天氣寒冷。無卒歲之衣。勸之曰。你如此藍縷。何不進城。我親友告幫。添補添補衣服也好。嫖客

曰你看我這樣子。連褲子都沒有。有何臉進城。老鴇說。何不用皮紙糊一條褲子穿上。白要遮體。頗可去得。嫖客應允。老鴇用皮紙照褲子樣剪好。糊裱妥貼。叫他穿上。出門而去。娼家離城尙遠。行至中途。偏要出恭。嫖客着急曰。我穿的是紙褲子。如何出得恭。只好脫下來。出完恭再穿。忙將褲子脫下。用磚頭壓好。忽然一陣旋風。把紙褲子刮上天去了。嫖客仰天長嘆。說褲子上了天了。如何進得城。只好仍回院中。再作計較。赤條條回到娼家。見外門半掩。房門已關。就知有人來嫖。窮心未退。

色心又起。輕輕至窗前竊聽。正值房中雲雨。聽姑娘說。掌櫃的你舒服不舒服。掌櫃的說我怎麼不舒服。姑娘說。你到底怎麼舒服。掌櫃的說我直舒服到雲兒裏去了。窗外竊聽之嫖客。忘其所以。用手拍窗大呼曰。掌櫃的。掌櫃的。你舒服到雲兒裏去。你可瞧見我的紙褲子沒有。

弟兄躲帳

把弟兄均欠債最多。追呼甚急。無處躲避。二人溜出城來。行至河邊。見水凍成冰。可以踏冰而過。二人走到河

心把兄要在冰上解手。誰知尿熱把冰冲了一箇窟窿。把兄說把弟呀。我們叫帳逼的如此利害。我恨不得鑽在那冰窟窿裏頭去躲。一躲誰知冰底下有一烏龜。有一鯉魚在水面閑遊。只聽冰上有人說帳利害。要鑽冰窟窿。烏龜害怕說。老李呀。我要打冰窟窿鑽出頭去看。一看到底這箇帳是甚麼東西。烏龜伸出頭一看。被把兀一把抓住龜頭。就往上扯。誰知龜頭又大又滑。抓不住。迷下水去了。烏龜趕上鯉魚。說了不得。好利害帳。要不是我的肩膀兒見。早叫帳主把我這圓掉面端去了。

窮人娶親

一窮人娶親。一切喜事所用。無一不是賒借而來。對新人曰。我爲你多方設措。費盡苦心。今日見面。要與你暢所欲爲。方酬我艱難辛苦。於是攜手上床。寬衣正要雲雨。忽聽有人叫門。披衣下床。出來一問。却是討首飾錢的。答以明日再來。關門上床。正欲行事。門外又有人來叫。趕緊下床。到門前一問。說是討酒席錢的。答以改日送去。又關門上床。剛要動手。又聽見叩門。窮人把婦人望旁邊一推。大怒曰。我不想接了一箇婦人。倒像摸著

一箇帳主。

新立行規

一山東人愛嫖。土娼妓女惡其力大身沉。拒而不納。山東人情不可過。央求撈毛的。方便方便。撈毛的說。我們新立行規。除官價一百二十文之外。如幹事時。定勾兒一動。加錢二十。事畢照數加算。山東人情急。姑且應允。撈毛的帶入房中。山東兒就炕沿抄起。就幹撈毛的。在旁掣算盤計數等之許久。山東兒一動也不動。撈毛的大怒說。你別來攪我的生意。掣算盤在勾子上就打。山東人爬起。哭訴曰。我甚願意動。也不是不能動。實在不敢動。可憐我就帶了一百二十文。

窮人遇賊

兩夫婦甚窮。朝不謀夕。竟至斷爨。婦謂夫曰。我兩人腹內無食。身上無衣。何不賒壺酒來。雖不能充饑。亦可以禦寒。夫出門賒酒而歸。至晚夫婦枵腹同飲。婦人大醉。家中只有綿絮一條。婦人扯去自蓋。男人甚冷。不得已。掣半箇破缸。覆在身上。枕瓦而眠。將要睡着。有賊撬門而入。窮人曰。我們窮得如此。你還來偷。順手用所枕之

四言金 卷下 三六
瓦打去。賊呼痛而逃。窮人曰便宜了你。我是用枕頭打你。若要用被子打你。早要了你的命了。

窮鬼借債

有人極窮。飢不怕餓。死不喫飯。人皆呼之爲嗇尅鬼。一人極命窮。賸一文錢。必要花完。纔睡的着。覺人皆呼之爲窮命鬼。這日窮命鬼找嗇尅鬼借錢。嗇尅鬼說你命小福薄。連一文錢都拏不住。若借給你。怕你福薄災生。人錢並盡。窮命鬼說你只管借給我。我撙節着用。嗇尅鬼說我說一個笑話。你聽有一人極吝嗇。豈止一毛不

拔。連肚內的屎。都要屙在家裏。日將要遠行。恐途中出恭。豈不白丟了一泡大糞。莫若帶了狗去。以防意外之虞。遂將家中狗帶之同行。行至半路。果然要出恭。其人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愚人千慮。必有一得。其此之謂乎。於是出了恭。那狗果然喫了。不料喫了之後。那狗也要出恭。其人指狗罵曰。沒造化的畜生。真是鼠肚雞腸。你連一泡屎都擎受不起。你還借的是什麼錢。

魂作濶

一人最喜作濶。而家甚窮。客至無人送茶。大聲呼曰。倒

茶來。屢呼不至。妻無奈。只得自送茶出。窮人見妻出。窘甚。乃大喝曰。你男人那裡去了。答曰。出差去了。爲什麼還不同來。答曰。人未回來。魂已回來了。夫曰。魂在何處。答曰。在那裏坐之。胡吹混。嘮妝。澗呢。

家當一文

一杭人愛嫖。一分家費盡。行嫖完窮。的光洞洞。只賸錢一文。麻布褲一條。猶自芳心未艾。來在西湖。觀看遊春女子。買了一文錢炒豆。坐橋頭。把豆兒放在褲襠上。忽見許多遊女。姍姍而來。不禁春興勃然。那話挺然特立。把豆兒挺了一地。杭人指陽物罵曰。我好好一分世業。都被你給我搯搯光了。賸了一文錢的家當。還被你給我抖擻掉了。我與你何冤何仇。抱肩棄豆而去。

窮神借餉

財神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遇窮神。欲借銀三萬兩。財神曰。天餉有定額。何得借汝。窮神固索。財神念一殿之神。出小金錠與之。窮神所願甚奢。我管城子求其協力。劫餉。管城子正座文壇演筆陣。聞窮神語。原不欲往。因思我終日耍窮筆頭。何能致富。乃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

圍之。財神拔劍迎敵。筆鋒所到。眾皆披靡。財神懼。赴文昌宮求援。帝君問曰。吾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此。財神告以故。帝君曰。君等待財傲物。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召魁星收之。魁星至。乃一白面書生。自慙面目不足以驚人。朱衣云。乞帝君賜以鬼臉戴之。則面皮一變。何事不可爲也。又授以金斗。令同財神去。至則管城子帶領羊毫子。兔穎兒揮如椽之筆。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二毫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金錠。別財神奏凱而還。帝君卽以筆錠賜之。故至今魁星像藍面獐獠。右手執筆。左手執錠。而旁豎一斗云。

訟諱

雞帽頂與扁四嫂。口角鬪毆。打的雞帽頂垂頭不語。身受內傷。同赴肚大老爺案下。喊控當堂質訊。兩造各執一詞。不能結案。飭壯頭流紅傳四隣質訊。眾鄰証到案。先問近隣卯老二。說你乃貼鄰。與帽頂聲氣相通。痛癢相關。你必看見。老二說雞帽頂在裡頭打捶。小的在門口擠不進去。又問遠隣毛老八。說你乃聚族而居。非不

毛之地亦應披髮而往救。老八說小的毛姓分爲兩家。一住毛家灣。一住毛家塔院。同姓聯宗。二毛常到一處。被雞帽頂兒時常折挫揉磨。踏的七零八落。小的出身微末。何敢與他相抗。又問後街住的肛老二說你家與他家後庭相近。你該聽見。老二說小的與他家只隔一溝。鷄帽頂乃兇惡棍徒。若惹他打到小的門裡來。又要大老爺費事。官問何故。答曰。要用雞蛋驗傷。又問對門住的馬兵齊布伸泰說你常在他門上該班。你總曉得。馬兵說小的實在沒看見。小的下了班。他們才打捶的。打完了。

又問雞帽頂的乾兒子。精額布說你跟你老子在德裡頭。定然看見精娃子。訢曰。小的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打完了。

術業類

庸醫治痢

一庸醫與名醫比隣。見名醫懸牌掛匾。病者盈門。請者接踵。心竊慕之。私憶此人必有秘傳方書。始能如此得心應手。我若謀得此書。何愁不並駕齊驅。於是逐日徘徊名醫門外。欲謀此書。偏這日名醫持書而出。庸醫出其不意。奪之而逃。回至家中。出書捧讀。卽懸牌治病。有患痢者來治。庸醫曰。此病不必服藥。用大蒜一頭。插入穀道。其痢自止。病人如法治之。誰知大蒜毒發。脹滿難

出連肚腹皆腫病家以庸醫害人訟之官。官拘庸醫至。問之曰用大蒜治痢。是何人所傳。是何方所載。庸醫曰。是某名醫所傳。是他的秘書所載。官傳名醫質訊。名醫曰。此人素昧平生。只有某日。我挈帳簿出門。與人算帳。被他奪去。至今尙未尋獲。官問庸醫。你搶帳簿當醫書。與人治病。是有心害人。庸醫曰。簿中實載治痢之方。上寫某人利已全消。惟有算本止利。

喜奉承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善相者絕不肯奉承人。一日喜

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者巍巍高坐。慢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脣開露齒。好像一箇。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者說到底像箇什麼。相士說好像一箇兔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人將相士捆送空房。家人在旁勸曰。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上去再相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

曰剛纔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把他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箇鬼子。

姑嫂站門

姑嫂在門前閑耍。見一和尚走過。姑謂嫂曰。人人都說和尚那話是四方的。不知真否。嫂曰。都是一樣的人。那有此言。不過和尚的比俗家略硬點罷了。

和尚抱鼓

西湖叢林香火最勝。每逢朔望遊女如雲。寺中和尚多有不能定性。見女色而動者。老和尚誡之曰。出家人五戒三規。惟色戒最嚴。我看爾等見色心移。性情不定。非出家人道理。以後每逢朔望打坐禪堂。每人懷中抱一小鼓。如見女色。懷中鼓響者。即是心動。定打四十戒尺。我亦作如是觀。眾僧唯唯。到了朔日。眾僧上堂。懷鼓而坐。老和尚居中。餘者兩旁列坐。但見粉白黛綠。花枝招展。姍姍而來。來到眾和尚面前。只聽眾和尚懷內鼓次。

第而響。藜藿不絕。惟有老和尚寂然不動。聲響全無。眾僧讚曰。到底還是老和尚。心空性定。坐養功深。不然何克至此。大家上前。打開老和尚懷中鼓。一看。誰知小和尚已買革。直入。竟不能脫。穎而出矣。眾和尚闕堂而散。

僧入魚腹

大江之濱。有儒釋道三人同舟共濟。方欲解纜。一極胖少婦亦來呼渡。三人皆曰。江波險惡。與少婦同載。大為不利。不如却之。婦固請。舟人乃移舟近岸。尚離數武。婦人一躍而登。北面而坐。舟既發。婦裸裎出其陰。大無朋。

怕以示人曰。此物大吉。何云不利。眾益厭之。僧問曰。何利之有。婦曰。嗅其濁穢之味。似是腐儒。觀其短髮。鬆又似道士。而其實則和尚之窠巢也。僧怒極。免其帽。以頭撞之。婦挺腹相迎。豁然而入。滅頂及肩。僧懼用全力急拔之。書然而出。則頭面濡濕。熱汗淋漓。與出籠之饅首無異焉。婦大笑。躡身入水。化巨魚而逝。僧大驚。謂儒道曰。幸虧我拔的快。稍遲則小和尚定葬江魚之腹中也。

儒醫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覓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可覓。惟有邨外有一學堂。頗可往求。但是那教書先生。性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喫茶。連酒飯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詩書。邨學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叩門而人見一先生。岸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特來借茶。先生白且慢。我先出對。你對。試。試你學問何如。對曰。碧桃萬樹柳千條。醫生對曰。紅棗

二枚。薑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玉出對。你對。對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寒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他喫。喫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先生甚喜。以酒觴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鄉。又來相見。正直大雪。先生又出對。

世言錄 卷一
四八
曰大地無分南北。遍灑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件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聯。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令妾那件東西。拏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設盛饌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乃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吾儕得意時。此去誰人還出對。閒時遣興且吟詩。博來腹內三杯酒。全仗家中兩片皮。從此門前縣人碾。箇中居士是儒醫。

一字笑話

一人善說笑話。衆人有意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不能如能說。使我們笑。情願輸戲酒二棹。如不能說。說而不取笑。要照樣認罰。其人曰。能然。必須依我調度。方可。衆曰。聽從尊便。其人曰。要。擇日先設酒戲於文昌宮。戲台前挖一池。是日我後至。我自有說一字笑話之法。衆許之。至日如所屬。先設酒戲齊集。以待其人在家。與一瞎子商之曰。我欲帶你到文昌宮聽戲。喫酒。你願意否。瞎子欣然願往。其人曰。你要到了文昌宮。必須先在神前行禮。然後入座。喫酒聽戲。一切禮節均要聽我吩咐。

口言金 卷一
瞎子無不樂從。是日卽帶瞎子來至文昌宮。叫他在池邊站立。其人對衆人曰。列位請聽我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跪瞎子一跪。撲泅吊在池內。衆人圍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拉起瞎子。同享酒戲。

一摸之緣

一婦有淫行。閨人多而所交甚廣。一日與隣僧有約。屬其夜晚携酒肴來會。是夕婦人有舊交在舍。夫知其約。令婦他宿而獨處婦室。至夜半和尚潛至窗外低聲呼喚其夫。佯充婦人。細聲應答。未幾隔窗先送一盒子來。既而又送一壺酒來。其夫輕輕接進。最後和尚將其夫之手拉住。當作婦人之手。拉至不便之處。使其來摸。和尚又將自己之手伸入。欲摸婦人不便之處。其夫趁其來摸。將和尚之手拉入下部。令其來握。覺纒垂盈掬。異常豐偉。和尚大驚。連忙抽手抱頭鼠竄而逃。其夫遂喚同婦人與之歡飲。至同床之際。謂婦人曰。今日好好一箇東道。雖然是大和尚作的。然畢竟虧了小和尚。

避首席

諺云常常坐首席漸漸入祠堂此言齒愈尊死愈速也故首坐一席人人讓之有一患瘋病者延醫調治醫曰瘋癆膨脹膈悶君請下客即要催請不必服藥病者曰我未見請帖如何是客醫曰不過言不久見閻君耳病者曰作客我却不怕我最怕坐首席但求你把我這瘋症用些生疾動氣的藥改爲膨脹二症挪在第三第四免得大家謙讓叫主人費心

頭紅

秀才小便一和士見之大護曰相公必然高發定作大官。生問何以知之。相士曰適見龜頭有紅痣甚大相書云龜頭有痣終須發以此知之。生曰何以知定作大官。相士曰他頭上都紅了不是大官是什麼。

三生鏡

西湖照膽堂有古鏡一方晶光瑩澈名曰三生鏡鏡中著字影而不著人影就字影之休咎以下心影之吉凶歷歷不爽有秀才借一僧至臨鏡一照中有獨占鰲頭四字秀才喜極欲狂遂以功名自負僧亦從旁曲諛無所不至秀才曰鰲生之願畢矣請大師入鏡中登獅子

坐。上蓮花臺。放丈六金光。與宰官現身說法。僧欣然應命。熱視鏡中。杳無一物。久之見白光一片。若粉牆半堵。牆上有六字。僧挽秀才誦之。乃朗誦曰。此處不可小便。

畫士問答

畫法不行久矣。所傳於世者。惟有行樂春宮。畫行樂春宮者。虎邱塘最多。游此塘者。莫不喜春宮。而惡行樂。故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久矣。有業丹青者。因其業之甘苦不均。乃遂諱爭不已。畫行樂者曰。子畫令人褻。不如子畫令人敬。畫春宮者曰。子畫令人悲。不如子畫令人

喜。畫行樂者曰。琳第之私。久成俗套。矣待爾之描摹。畫春宮者曰。衣冠之輩。多屬游魂。何勞君之點綴。畫行樂者曰。家家不可無行樂。人人未必有春宮。畫春宮者曰。人人必無真行樂。家家都有活春宮。畫行樂者曰。去行樂之冠裳。安知不是春宮。畫春宮者曰。加春宮以袍服。未必不成行樂。畫行樂者曰。裸體跣足。宜於夏。而不宜於春。是夏宮。非春宮也。畫春宮者曰。奠酒焚香。動乎哀。而不動乎樂。是行哀。豈行樂哉。兩人爭執不休。或解之曰。行樂為祖宗計也。春宮為子孫計也。今人為子孫計。

者多而為祖宗計者少。宜乎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也。

鏡裏人心

有一磨鏡叟。腰懸古鏡。自云千百年物。詰其所用。答曰。凡人心有七孔。愚者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即知其受病之源。投以妙藥。益其智而通其孔。則愚者明矣。一富翁有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叟以鏡照之。叟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為也。詢其故。叟曰。吾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裏酒色。病在後天。猶可除也。內裏金銀。病在先天。不可瘳也。翁固求之。叟曰。姑妄治之。令其

子獨居一室。朝服葛花醒酒湯。晚服清心寡慾丸。如此者半載。叟取鏡再照。曰。酒色氣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翁曰。何謂先天。叟曰。閣下老夫婦。孽孽為利。心內所計者全銀。眼內所看者金銀。手內所使者金銀。當尊夫人受胎之時。金銀堆積房內。令郎感其氣。以至迷塞七孔。外似金光。內實銅臭。欲求勉治之法。急取文昌宮惜字庫紙。灰兩斛。拌墨水兩斗。如梧子大。朝夕兼益智湯送下。或可有濟。翁遵其法。不三月。叟取鏡照。見六孔玲瓏。惟一孔鈍塞如故。翁再求醫治。叟笑曰。此

名文字孔。凡富家翁堆金積玉。不肯令子讀書。富家子飽食煖衣。更不肯讀書。故富家不宜有讀書種。開之恐于造物忌。且留此一孔以還君家原物。後其子聰慧勝於曩時。惟讀書不成。翁爲納貲捐職。以佐貳終其身焉。

獸醫治喘

一富翁姓吳。得一喘症。百醫罔效。請獸醫以治牛之法治之。立愈。從此牛醫之門多病人。遂自負爲名醫焉。一日晝寢。有持帖來請者。導至一堂。見面黃骨立者數十人。環來診脈。醫熟視之。愕然曰。此冥府耶。眾曰。然。醫曰。

請我何意。眾曰。先生送我來。還望醫我去。醫勉寫一方。眾曰。一劑恐不能見效。屈先生駕留此三五月再去。醫哀求欲歸。眾怒曰。此地你既不肯居。曷爲送我輩來。羣起縛之。裸其袒。出其醫輪。姦之。醫被創。猛醒。遂得醫風之症。逐日覓人醫治。無服復作。青囊之術矣。

醉了來

主人請客各酒。用小杯。客舉杯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客曰。覩物傷情耳。先兄去世之時。並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與府上酒杯一樣。誤吞入腹。噎死了。今見此

四言金
卷一
三
杯焉得不哭。主人速令人易大杯。而酒不斟滿。客舉杯細視笑曰。此杯當截去一半。主曰爲何。客曰。上半截用不着。要他何用。主人遂令人將酒斟滿。客飲酒入口。盡噴而出之。主詰其故。答曰。我幼時曾將門牙跌落。鑿人以分水犀骨補之。故酒有水不入也。主人曰。酒有水。請喫飯。令人內邊取飯。客曰。多謝內人。主人曰。內人非足下所宜稱。客曰。飯自內出不謝內人。謝誰。飯畢送客至門。客問曰。適纔造府。見有照壁一座。因何不見。主人曰。向來未有。客恍然曰。不錯。我是在家喫醉了來的。

